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three people standing in a row. On the left is a man in a light-colored suit and tie. In the center is a woman in a dark, patterned traditional Chinese garment. On the right is a man in a dark, high-collared uniform.

一代女幫主

上海教母

方知全

著



56518

一代女帮主

上海教母



200082285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女帮主/方知今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4
ISBN 7-80061-163-9

I. 一… II. 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历史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099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市通县利民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2 月(大 32 开)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印张:14

印数:5000 册

ISBN7-80061-163-9/Ia·277

定价:(软精装) 19.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上海滩菩萨显灵 峨嵋僧财源亨通	(1)
第 二 章	假和尚设计脱身 真英雄卖艺受困	(10)
第 三 章	金龙镖盛衰有因 大军阔肆虐蛮横	(18)
第 四 章	小瘪三略施伎俩 大英雄忍气吞声	(28)
第 五 章	王阿福仗义相助 关世忠苦肉立足	(35)
第 六 章	施仁义壮士拜倒 行霸道歹徒动刀	(42)
第 七 章	显神功化险为夷 建武馆大失人心	(53)
第 八 章	招门徒参砂垫石 登舞台哄场闹事	(63)
第 九 章	避是非是非还在 躲色狼色狼又来	(70)
第 十 章	救坤伶甘冒风险 遣艺人慷慨解囊	(77)
第 十 一 章	设毒计一箭双雕 赴火刑两败俱伤	(87)

第十二章	奇女子跨海归宗 武林人架拐练功	(96)
第十三章	比武艺老父震惊 演醉拳师兄叫绝	(106)
第十四章	受激将杨宝盟誓 苦练功小开食言	(116)
第十五章	试身手功到自成 议前途踌躇彷徨	(124)
第十六章	设计谋引诱就范 讲规矩强行讨债	(135)
第十七章	挥铁扇众徒心惊 谈强权老父质疑	(142)
第十八章	窃财宝行骗有术 贪重利上当不疑	(150)
第十九章	老镖师不堪回首 新浪人出场亮相	(160)
第二十章	抢时机血手逼供 除后患火烧贼窝	(168)
第二十一章	发议论富贾心惊 制洋装众徒起疑	(178)
第二十二章	女赌徒发誓嫁鬼 女浪人托故解脱	(186)
第二十三章	表爱慕淑女含羞 誓情笃痴男服毒	(195)
第二十四章	金龙帮一举称霸 金公馆盛会示威	(204)

第二十五章	客轮上警官索贿 黄浦江蛟龙除奸	(215)
第二十六章	讹赌场冒充浪人 布严阵谨防杀手	(224)
第二十七章	遇暗杀千钧一发 避疑问金蝉脱壳	(235)
第二十八章	贵公子衣来伸手 女大亨委身侍人	(243)
第二十九章	一夜销魂圆好梦 半夜惊魂苦离分	(250)
第三十章	蹊跷电话催起程 无名恶气旋暴行	(260)
第三十一章	银根紧吞併企业 政局乱插手租界	(269)
第三十二章	施毒计守株待兔 行骚扰逼迫就范	(278)
第三十三章	断情根毅然堕胎 图发展猛闯租界	(287)
第三十四章	遭绑架身入虎穴 遇奇袭又入龙潭	(300)
第三十五章	金大亨扎根租界 李将军复来上海	(308)
第三十六章	众说客争相造访 一歌女独抛情丝	(320)
第三十七章	矮小人夜郎自大 众宾客同仇敌忾	(328)

第三十八章	受试探玩世不恭 遇行刺风声鹤唳	(337)
第三十九章	神枪手弹无虚发 雄辩家舌战群儒	(345)
第四十章	决胜负裸体相见 求成急直言摊牌	(354)
第四十一章	贼山本招降纳叛 勇李剑调侃倭寇	(362)
第四十二章	拒签字山本受辱 传情报李剑用计	(371)
第四十三章	居心叵测搞武装 急于求成弄感情	(379)
第四十四章	众军官顶礼膜拜 混血儿五体投地	(387)
第四十五章	还女装公开亮相 显原形众口一词	(396)
第四十六章	难控制情意彷徨 设计谋机关算尽	(406)
第四十七章	说破前因起杀机 触景生情爱成恨	(415)
第四十八章	金蛟龙瞻前顾后 少将军浑身是胆	(423)
第四十九章	神枪手横扫群魔 女大亨魂归故国	(432)

第一章 上海滩菩萨显灵 峨嵋僧财源亨通

民国九年，大上海平民区海潮路与陆家浜路交接的路口，有个游方僧席地而坐，手持木鱼不停敲打，口中念念有词。上海滩无奇不有，更何况这座不夜城虽是花花世界，有“十里洋场遍地是金”之称，但在这一带却是贫民区，劳苦居民终日为三餐一暖奔忙，所以这个游方僧并未引起路人和居民的注意。到了夜深人静，那木鱼声仍旧不停地敲打，使得疲劳不堪的居民不能成眠，这才引出一些居民出来观望。

这个游方僧年约四十上下，秃头，三缕青须，面黄肌瘦，一件袍服黑里透黄，皂靴前后裂口，污秽的脚趾赫然可见。

“烂和尚，敲的啥，吵得人家勿好困觉！”有人叱喝道。

游方僧任人叱责，仍旧敲个不停。附近居民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位老太太——街坊称之为“张家好婆”的，虽称不上虔诚的佛教徒，但也经常烧香拜佛，初一、十五吃素，“阿弥陀佛”挂在嘴边的。她见一些年轻人喝斥和尚，有些不忍，便叫道：

“僚勿要瞎三话四，骂和尚罪过的。大家勿要吵，让我来问问和尚有啥格道理。”

张家好婆在街坊四邻中颇受尊敬，所以经她一说，大家都住了声。

张家好婆走上前去，满面陪笑地问道：“大法师，请问、依从啥格地方来？为啥坐在此地念经啊？”

那和尚睁开一双小眼，转动着黄黄的眼珠，操着并不纯正的四川口音说道：“贫僧乃峨嵋真人，从四川峨嵋山云游至此。忽然发现此处上有祥云覆盖，下有仙气上升，三日之内必有菩萨显灵。”

张家好婆听了，慌忙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不已，又忙问：“大法师，依讲菩萨显灵，勿知在啥地方？”

峨嵋真人用手一指：“就在前方百步以内。”

众人朝和尚所指看去，只见百步之遥原是陆家浜路与海潮路交界的三角地带，那里有一片荒地，堆满了垃圾。一目之下，众人不禁倒抽

一口冷气——啊！菩萨怎么会在这样齜齜的地方“显灵”呢？张家的好婆却有妙悟：

“侬勿好瞎讲三气，罪过的。侬年纪轻，勿懂事体。侬看见过小菜场里厢卖的藕吗？侬晓得藕生在啥地方吗——烂污泥里厢！侬讲藕汰清爽了又嫩又白，吃起来又脆又甜；藕里厢塞足糯米，烧熟吃点心味道好吗？菩萨是菩萨，垃圾堆是垃圾堆，勿搭界！勿搭界！”

众人听张家好婆说得有理，也怕“罪过”，再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了。

张家好婆数落完众人，又凑到和尚跟前，更加殷勤地问：“大法师，既然菩萨要显灵，我侬要供点香火吗？”

峨嵋真人答道：“现在无须香火供品，却须给菩萨腾出一块净地。贫僧划一圈，圈内垃圾要除掉，然后每天早、中、晚向圈内浇桶净水。三日后菩萨便会显灵了。”

“阿弥陀佛！这事体一定要办的。”张家好婆觉得这迎菩萨的大事，自己当仁不让，便左顾右盼，当机立断：“毛头，小弟、阿三、来弟、招弟……火速带人去拖几只橡皮车来，把垃圾拖走，扫扫干净。啊唷，真作孽，也是菩萨惩罚我侬，平时勿该把垃圾倒在马路上。”

“好婆！侬用话讲得轻巧，好像吃根灯草——这许多垃圾那能拖走啊！”

“侬勿是有橡皮车吗？弄几只橡皮车来，多车伊几趟总归好车走的！”

峨嵋真人见众人争执，忙说：“各位施主不要吵嘛，这本是行善积德的好事，菩萨显灵一定会降福做好事的人。现在也不要大家把垃圾都弄走，贫僧说过了——由贫僧划个圈圈，只把圈圈以内的垃圾打扫干净就行了。不拉走也行，用铁锹把圈圈内的垃圾往旁边铲一铲。”

“勿可以！”张家好婆固执地说，“菩萨要显灵的地方，那能可以这样齜齜！侬这帮小鬼头一眼勿懂事体，做好事菩萨降福，勿做好事菩萨降罪。毛头！侬爷老头子病在床上几年了，侬还不做点好事让菩萨保佑侬爷老头子早点病好吗？小弟！侬赌铜钿输得棉被也当了，还不做点好事，让菩萨保佑侬赢点钞票好讨个老婆！来弟！侬娘勿生儿子，侬也是连生两个丫头，还勿叫侬男人做点好事生个儿子……”

张家好婆像数家珍一样，指东打西，可以把围观的百十人的家事都抖将出来。阿三、招弟等一些人着了忙，唯恐也被曝光，纷纷抢着说：

“好婆！依老人家少讲两句，菩萨一定先降福依老人家的。阿弥陀佛，这点垃圾勿弄走实在也臭煞人，托菩萨的福，阿拉去拖橡皮车来运走拉倒吧？”

张家好婆一拍巴掌：“阿弥陀佛！菩萨在此地显灵，此地风水变了，说勿定我侬大家都要发发利势了！”

真所谓一人松动带动全体，围观的人都纷纷回家去取工具动手清除垃圾。好在这一带住的几百户人家，都是体力劳动者，有拉胶皮大车的，有蹬三轮车的，有码头装卸工和手工业者，既有工具，也有力气，更不怕脏和累，大家一齐动手，连夜将一堆垃圾运走了。到天明之时，那三角地带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按好婆的意见，还要掘地三尺，说那块土已被垃圾玷污了，怕菩萨还要怪罪。倒是那峨嵋真人再三拦阻，坚持说：

“那是菩萨选中的圣土，莫说挖不得，连上面的土也一点不能动的。诸位施主就按贫僧划的圈圈按时浇水就可以了。”

张家好婆听峨嵋真人这样说，才不再坚持己见。仍旧是她老人家带头，提第一桶净水浇在峨嵋真人所划的两米见方的圈圈里。那第二桶水，也是由她老人家指定一个跟她要好的老姐妹浇的，第三桶水，是她老人家的孙儿孙女抬来浇的。她老人家说得有理：

“往圣地上浇水，勿是啥人都可以的。我老人家不必讲了，王家妈妈跟我老人家一样，也是吃素信佛的，我的孙子孙女是童男童女，所以都勿碍事。以后浇水的人，一定要心诚，身洁、有德行的人，不好乱来的，冲撞了菩萨连你们也要倒霉的！”

这样一来，“浇水”之事便十分复杂了。那些男人倒也罢了，而且成天要忙三餐一暖，也没有时间去跟这些人争抢。那些妇女就不能善罢甘休了，原本不想去浇水的，现在也要争一争，否则便有心不诚，身不洁、德行不好之嫌了。但是这浇水一天只浇三次，每次只浇三桶，而且头三桶已被张家好婆浇过了，剩下六桶水该谁去浇呢？到了这天中午，百十个女人提桶打水，都要抢着去浇，倒把峨嵋真人吓得直朝这些

女人磕头作揖！

“各位施主——各位女菩萨！这水每次只能浇三桶，现在大家都去浇，百十桶水下去，那……那还了得吗？岂不把圣土都冲走了！菩萨怪罪下来，贫僧如何承受得起！依贫僧之见，各位施主若都想向菩萨表诚心，就将三桶水提到圈圈旁，各位每人浇一碗水也就是了。千万不要因表诚心做善事反倒冲撞了菩萨。”

用现代语言来讲，峨嵋真人可谓“一碗水端平”，所以皆大欢喜，才没有酿成大风波。于是从这天中午开始，来浇水的女人排成了长队，三桶水每人一碗，仍不够分配。为了能浇上一碗水，许多人提前几小时便排上了，惹得另一些人更早排队，形成这一次刚浇完水，便有人排下一次浇水的队了，甚至这一次没有轮上浇水的人，便原地不动，等待下一次浇水的机会。若不是怕菩萨降罪，这些女人早就为抢浇水打吵起来了。

峨嵋真人已不再敲木鱼念经了，张家好婆将家中一把上好的椅子搬了来，请他坐在一旁守着那块圣地。茶饭先还是由张家好婆送，随后送茶饭、送点心，送水果的人，也几乎像浇水的人那样排队了。尽管送茶饭的人都不富裕，有的甚至家无隔夜之粮，但都把家里最好的吃食送来。因为出家人食素，她们还想方设法做素菜。实际上一些素菜比鸡鸭鱼肉价钱还要贵，她们也毫不吝啬，而且相互攀比——在这方面女人的好胜心往往不受经济能力的约束。可怜那峨嵋和尚受此美食诱惑，狼吞虎咽之余，不禁饱嗝连连，非但不能盘腿打坐，就连在椅子上打盹都困难了。为了不辜负这些“女菩萨”美意，他只得再拿起木鱼，在他划的“圈圈”周围不停转着，不停敲着木鱼，以便能继续享受“女菩萨”们的施舍。

到了第三天早晨，去浇水的人们忽然大呼小叫起来，街坊四邻闻声赶去，只见那峨嵋真人划圈圈的地方的地面凸起，好像一夜之间地上长出一个土馒头来了，而且这“馒头”还在发酵——越长越高。于是众人大哗。

消息不胫而走，不久陆家浜的居民闻讯赶来围观、尔后小南门、老西门、小东门、曹家渡、十六铺……这些海潮路附近的居民闻讯而来，把这块三角地带挤得水泄不通。到了下午，连租界上的居民也闻讯而

来，更造成了拥挤和轰动。

早就有人提议将那土馒头刨开来看看，峨嵋真人不许，他说：

“菩萨显灵哪里能容凡人动手，更何况在圣地上动铁器！若是冒犯了菩萨显灵，必然会天崩地裂，整个上海滩都要沉入大海！”

众人见峨嵋真人说菩萨显灵的话已有应验，便不敢再怀疑他的话了。更加之张家好婆带着一帮女人手拉手把圣地圈了起来，谁也不能靠近——也亏得有这帮女人保护，否则那土馒头早就被拥挤的人踏平了。

到了傍晚，那土馒头终于破裂，一尊被峨嵋真人称之为“南海观世音”菩萨出土了。这菩萨约三尺高，木料雕刻的，做工倒挺细，但没有着色。

这菩萨出土，比驾着祥云冉冉而下要缓慢得多。但当它从土里一露头，首先是张家好婆一帮人便匍匐在地，叩头如捣蒜，狂呼：“菩萨显灵了！菩萨降世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降临了！”随后最靠近的人一排排下跪叩头。菩萨升起越高，远处看见的人越多，下跪叩头的人也越多，到后来连一些根本不可能看见菩萨出土的人，也纷纷下跪磕头了。

忽然传来一阵铜铃叮咚叮咚响，接着有个人操着江北口音嚷道：“让一让，让一让，我家朱老板要跟那和尚讲几句话！”叫嚷的人拉着一辆上海人称之为“黄包车”的崭新洋车，不顾一切地往人堆里拉，那势头好像要从跪着的人身上轧过去，这自然引起抗议。车上坐着一位穿长袍马褂的中年绅士，见车夫与人争吵起来，便喝止道：

“阿福！当着菩萨勿好寻相骂的。火速停车，让我走过去见见法师吧。”

王阿福这才停了吵架，忙放下车把，让朱老板下车。

这位朱老板叫朱继祖，在法租界有一片朱记珠宝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因此前两年又在老西门开了一片金银首饰店，叫朱记银楼，又在小南门开了一片朱记钱庄。钱赚多了，便动了行善之心。今天从租界来到老西门看帐，听说海潮路菩萨显灵出土，便派个帐房先生先来探了虚实，这才坐了黄包车赶来。

仍旧是王阿福头前“喝道”，朱继祖随后紧跟，擦着跪拜者的肩头，

来到峨嵋真人面前。朱继祖摘下礼帽，朝峨嵋真人拱手说道：

“大法师，在下朱继祖，闻听菩萨显灵，特来拜谒瞻仰。菩萨降临，乃上海一方百姓之洪福。理当建造一座庙宇，请菩萨享受香火。在下愿带头出资，请大法师为主持，不知大法师以为如何？”

这位朱老板已听说峨嵋真人来自四川峨嵋山，唯恐听不懂上海方言，使用“官话”对白。可惜上海人讲起普通话来，大多南腔北调，而且多近于江北话，咬字不准，比江北话更难听懂了。

那峨嵋真人倒也无语言障碍，他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有心向善，乃一大好事。只是眼下还不忙商议建造庙宇之事，而要先请菩萨清静才是。施主应赶快派人在此用红布搭一篷，将菩萨遮起来，派人看守好，三日内不得擅动。三日内贫僧要在篷内念经祷告，凡人不得进入或窥探。三日后方可将菩萨请至清静之处，然后再议在此处建庙宇之事。”

朱继祖一一答应：“好，好，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我这就回去派人来搭篷。是不是请大法师先随我去老西门安住，以后就近商量建造庙宇之事？”

峨嵋真人摇头道：“施主美意贫僧心领了，但在红篷搭好之前，贫僧寸步不敢远离。等红篷搭好之后，再领施主盛情吧。”

朱继祖也不勉强，拱手告辞而去。

张家好婆命孙子孙女去买来香烛，撮一堆土点插起来，这又带了个头。到了晚上搭篷施工时，这方寸之地已被蜡烛燃照得如同白昼，无须再设照明。

搭篷的事很简单，无非用一些木棍栽在地上，再用绳子绑扎，四周用红布包围，顶上用竹棍架搭，蒙上红布，就算完工了。

张家好婆已经忙了几天几夜，她老人家受着虔诚信仰的支持，精神仍处亢奋状态，自告奋勇，组织一帮女人守夜，并让峨嵋真人去老西门朱老板安排的住处休息。那峨嵋真人去后，直到次日中午，他才揉着一双惺忪睡眼，来到篷前，颇不客气地对张家好婆说：

“老太婆，你让大家离得远远的，再给贫僧找把铁锹来，贫僧要修整圣土，然后打坐祈祷，凡人不得窥视、偷听！”

虽然“老太婆”之称颇不顺耳，张家好婆倒不介意，马上轰散闲人，

并找来一把上好的铁锹，多少有点讨好地说：

“大法师，修整圣地的生活^①满辛苦的，我叫年轻人来做吧。”

不料峨嵋真人反倒喝斥道：“胡说！那圣土岂是凡人能动的，退后！贫僧要入篷了！”

张家好婆连陪不是，峨嵋真人哼了一声，便钻入篷内。张家好婆又忙在外围组织把守圈，果然不让闲人靠近。

这一天以及次日，来观望的人络绎不绝，“三角地带”终日人山人海，整个大上海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菩萨显灵”之事。由于红篷的遮挡，菩萨是看不见了，就连峨嵋真人的尊容青影也难得一见。因为在这两天之内，他一来就钻进篷内，立在较近处的人，只听见篷内有铁锹触土之声，都不知他在里面干什么。只是每当黄昏，他从篷内钻出时，见他袍服湿透，疲惫不堪。

过了三日，朱继祖准备好一顶红轿和吹鼓手，来到红篷前，先放鞭炮，吹打起来，然后拆掉红篷，只见那菩萨已端坐在极平整的圣土之上，显然是峨嵋真人这两天辛劳的成绩。

由峨嵋真人捧起菩萨，放入轿内，抬往蓬莱路文庙——那里早由朱继祖布置好了一间静室，恭请菩萨入内。

当菩萨仙驾移尊的那一天，从海潮路至文庙的街上，夹道观望的人真是里三层外三层，仅留了一条狭窄的通道，那峨嵋真人穿戴着新制的袈裟，手拄着龙头禅杖，顿然精神抖擞，气派不凡。朱继祖还在静室旁另收拾了一个禅房，供他居住，又派王阿福专门伺候其起居。

事到如今，那行善积德的已非朱继祖一人了，上海滩上多的是大老板，有更多的理由，也更迫切要行善。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岂能容朱继祖独占！所以，一时间不少有钱的大亨，跑到文庙来拜谒峨嵋真人，要求承担建造庙宇的费用，峨嵋真人总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便在他面前展开了“商业性”竞争，送钱、送物乃至于金银首饰，峨嵋真人概不拒绝：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功德，贫僧将记在化缘簿上，菩萨

^① 上海方言“做生活”是“干活”的意思。“清依吃生活”则是“我要打你”之意。

面前多上灯油，多念经文，替施主化灾为福。”

这件事闹了一个多月，十来个大老板几乎反目成仇，最后逼到峨嵋真人头上，一定要他表态，他才不慌不忙地说：

“昨夜菩萨给贫僧托梦，菩萨说‘佛光普照’，不是哪家独享的。所以哩，这庙宇还是由大家出资建造为好嘛。菩萨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啊！”

最后总算动工了。

庙宇按投资者的能力，原可以盖得十分宏伟的，但因为只有一尊菩萨，而且菩萨的原身又不大，庙宇的规模也就不能过大了。主建筑物是一座大殿，建造得金壁辉煌，两旁各有六间厢房，是准备以后陆续召请一些和尚的住处，庙门也设计得颇为雄伟，上面有描金三个大字“海潮寺”。外面有一圈约两丈高的围墙，显得十分严谨。

朱继祖建议在没有收徒之前，由他出资雇几个香火工帮着照应，但峨嵋真人坚决不许，只要王阿福给他跑跑腿，打打杂就行了，晚上也不许王阿福在庙内留宿。

海潮寺正式接待香客之日，几乎将庙门挤破，善男信女蜂拥而至，顿时香烟缭绕，钟声不断。更有那虔诚的信徒，从庙门外便开始一步一跪三叩首，一直跪叩到大殿菩萨台前，还有从庙门外跪着爬进大殿，以示其虔诚的。峨嵋真人在香案下设一“化缘柜”，任凭香客投钱。像如此虔诚的香客，自然愿倾囊于此了。

王阿福在庙里充当杂役，每天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和听候差遣购买一些峨嵋真人所需之物，接待香客之事丝毫不许他插手。他看见峨嵋真人终日站在大殿里，为香客击钟不停，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往往从早到晚寸步不离，只要有香客，香客没有离去，他就坚持站在那里。阿福有时可怜和尚，劝和尚按时进斋，和尚坚持不肯；中午他将斋饭送到大殿，和尚也严词拒绝：“贫僧以侍候菩萨为主。贫僧一副臭皮囊有什么要紧！早些解脱了倒是贫僧的福份哩。”

春花凋谢重开，秋鸟飞去复来。菩萨显灵一周年大庆之日来到，朝拜的香客如云，其中不少远自苏杭二州前来的。所以这天直到深夜香客才散尽。峨嵋真人忙累了一整天，早已饥肠辘辘。所幸王阿福已将饭菜热好，他打发走王阿福，关上庙门，却并不去用斋，而是先去将

香案下的钱箱搬到禅房内。不料今日这钱箱再也搬不动，打开钱箱一看，原来里面银元、纸币已塞得满满的，他只得找来菜篮，分几次将箱内的钱提进禅房，倒在他那张宽大的床上，然后盘腿坐在床上仔细清点。每当他清点钱时，一天的劳累忘记了，肚子也不饿了，似乎一切都已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他实在无可埋怨的了。尤其是那敲起来“叮当”作响的银元声，更能使他像喝多了酒一样飘飘然，那枯瘦蜡黄的脸上，便绽开了笑容，那双昏暗的黄眼睛也忽然变得明亮了，有时还会像老母鸡一样，“咯咯”地笑个不停。

今天，他守着满床的钱，竟然呆住了，因为这一天香客们的施舍竟超过了万元之巨！

正在此时，忽听窗外有人咳嗽一声，把他吓了一跳。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抓钱——要把钱藏起来。但是抓了抓他又放下了，因为这满床的钱若要抓藏，决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到的，于是四下张望，忽然灵机一动，抓过被褥，抖散了往钱上一盖，然后跳下床来，操起顶门杠，大喝一声：

“外面是哪一个——老子要打将出来了！”

正是：上海滩就是稀奇，平地里菩萨升起；任凭你刁钻古怪，猜不透葫芦里的东西。

第二章 假和尚设计脱身 真英雄卖艺受困

峨嵋真人在禅房中咋唬了半晌，却不敢开门出去。倒是窗外之人沉着冷静地开口说道：

“勿要叫嘛，叫穿帮了大家无意思！”

“你是哪一个？”

“隔壁邻居张小毛。”

“半夜三更的，你翻墙进庙，要做啥子？”

“依开门，有闲话大家坐下来慢慢讲。”

峨嵋真人仍旧握紧了顶门杠：“你快出去，有话明天再说。要不然老子吼起来，惊动了四邻，把你龟儿子吊起来当贼打！”

那人哼了一声：“和尚，阿拉只问依一件事：菩萨下面哪能会长出豆芽来的？”

峨嵋真人一惊，顶门杠险些脱手。“你……你龟儿子说啥子嘛？”外面那人又重复了一遍。“砍脑壳的，你龟儿子打啥子主意嘛！”

他已扔下顶门杠，颓然坐在一把椅子上。

“阿拉勿是要拆穿依的西洋镜，是来跟依商量商量。依火速开门，我侬好说好商量。”

峨嵋真人愣了半晌，才无可奈何地去开了房门，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汉子走进房来，大模大样地往椅子上一坐，从肮脏的短褂兜里掏出一盒强盗牌香烟，也不让对方，自顾自地点着一支吸起来。峨嵋真人打量这个对手，确实有点面熟。他也曾听王阿福说过：“隔墙住个张小毛，是个赌鬼，赌输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当心他进庙来偷东西！”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家伙今天成了不速之客，竟要来讹诈了。他决定先不动声色，倒要看看对方从何说起。

张小毛显得十分得意，跷着二郎腿，鼻子里哼着沪剧，嘴里还不停吸着烟，一口气不顺，咳呛起来，一大口粘痰唾在地上，然后伸出趿拉着的破单鞋搓着那口粘痰。香烟都快烧到指头了，犹不肯扔掉。